

人生智慧

永玉先生的水仙图

■赵文心

盛夏时节,黄永玉先生新作品展《如此漫长,如此浓郁》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

1979年12月31日,黄先生在《太阳下的风景——沈从文与我》中写道:“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、如此浓郁,那么彩色斑斓。”画展由此得名。黄家后人在“致谢”中写道,画展“得到观众的共鸣和喜爱,每日展场中都挤满了从几岁到九十多岁的观展者,我们的父亲如果也在,看到这个场面该多好啊。”

人们驻足百岁老人的大幅新作前,“感受黄先生的力量”,“美的力量直击灵魂”。女儿见我羡慕看展的人,为我网购了与画展配套出版的画册《永玉100》。

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画册,大红色封面上烫金的“永玉100”,大红色封底上烫金的永玉先生名言:“美,很易消失,艺术的使命是挽留。”

画册收入黄先生九十岁至九十九岁期间创作的绘画作品近200幅,“我的这些画是所有同行都没有见过的,我很认真的,在做这件事。”这些作品是活过漫长人生的黄先生留给人间的瑰宝。画册精心编录了“黄永玉大事记”,童年少年的珍贵影像,表明人生的来处;青年壮年老人的创作、获奖记录,荣誉来自天赋才华,更来自日复一日的勤奋耕耘;而诗集、动物寓言、杂谈、散文集、游记、小说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竟有18部之多。

摘抄一段《永玉100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)前言(作者雷振芳):“黄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教授,自1953年从香港归来到1966年,用他个人特有的启发式教学方法,指导中国学生和外籍留学生,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版画人才,先生是教育家。黄先生一生写了大量散文、杂文、诗歌,文笔潇洒、幽默、生动,还写了长篇传记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三部曲,可惜还有更多没能写出。就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仍在写作,九十九岁

出版了散文集《还有谁谁谁》,所以先生是文学家。黄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版画、油画、彩墨画,在陶瓷、紫砂、玻璃、蜡染、剪影等各类别都留有精彩的作品,当然还有邮票、酒瓶、桥梁等建筑设计,先生更是一位艺术家。”

后记《他不醉,让你醉》(作者吴洪亮)则披露了黄先生的夫子自道:“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,第二是雕塑,第三是木刻,第四才是绘画。”

如此丰沛的人生在数不胜数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翻看画册,目不暇接。每年隆冬,我会养水仙,单瓣的复瓣的做过造型的天然无雕琢的都喜欢。就先欣赏永玉先生的水仙图。

画册收入的第一幅《水仙图》,纸本设色,作于2017年,时年永玉先生九十有三。肥壮白暂的球根,附着褐色的斑驳鳞片,卷曲的茂密根须根根分明,颇长的叶片或挺立或弯曲,层层叠叠绿色由浅入深,煌煌一大捧,洁白花朵瓣瓣分明,黄色灯盏醒目。

第二幅《冬日散步》,纸本白描,也作于2017年。永玉先生在题跋里写道:“每到冬天,都有一些水仙花摆在桌上……因此我常有幸接近水仙,并且每年换着手法和口味书画。水仙叶子交错变幻无穷,花瓣转向总是让人发生新的惊讶,永无终了。”要知道这是124cm乘以122cm的大画,叶片自球根中伸出,与花蕾花朵穿插缠绕,相互依傍又各自独立,每一根墨线都笔挺有力,不着一色而香馥扑面。“彼我相对,默会无言处,有如散步当年之漳岩水仙百亩垄头之上。”永玉先生是自少年在福建生活时便爱上水仙花的吧,画不尽水仙的千姿百态。

第三幅《年年水仙》,作于2018年,纸本设色。与第一幅不同处除了上了湖蓝底色为水境,球根染上蓝绿颜色,还写有大段题跋。“腊月间总能遇到水仙。翻来身边几本诗集,找一首跟水仙有关的好句子题一题,不料却生出奇怪的事情

来。不少诗人很少触及水仙花,……细想起来,原因大概水仙花季仓促,需要小心培养,条件且须特殊守候、耐烦、趣味。……宋元以来有关水仙诗词都未见什么高明描写,难见感人美丽见解。”不单传统诗词少有吟咏水仙佳作,中国画大家也少画水仙图。永玉先生把目光投向异域文化,“希腊时候中却是有一段很动听的故事”。永玉先生用端正的小楷抄录了美少年纳西塞斯变身水仙,永远欣赏自己倒影的故事。此时再看向画面,觉出水仙略带几分顾盼的妩媚,永玉先生一次次以笔墨与水仙对话,求索永恒之美。

第四幅《水仙图》,作于2019年,纸本设色。与前三幅不同,永玉先生将水仙植入花器,一个挖空的扁红萝卜,鲜亮的红色动感十足,水仙的叶片也随形或蜷曲或伸展,更特别的是题跋占了大半篇幅,我粗略数数有近千字之多。永玉先生“自己跟自己聊天海阔天空”,说与水仙的感情,“我这一辈子跟水仙的来往应算是最多了”,说树上常见的知了“怪异之极的生平”,说“最可惜的是我几次去澳大利亚都错过了鸭嘴兽”。走过万水千山,依旧葆有强烈的好奇,一个多么有趣的灵魂!在长跋的最后,纸边上用红笔郑重地一笔不苟地写下“美,很易消失,艺术的使命是挽留。”什么是艺术?艺术的功能是什么?各家论说汗牛充栋。在永玉先生的箴言中看见的是对万物之美的怜惜与爱护。

第五幅《水仙》,作于2020年,纸本设色。大朵大朵的水仙映入眼帘,五彩斑斓。“每到春节就会想起少年时代的闽南,那些遍地的好人和善良心地,那些花,那些节日和好吃的东西,和我这付能吞下许多好吃东西的肚子。”读这段题跋,不由地想起黄先生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少年张序子赤手空拳打天下,结交多少朋友,学得一身本事之余,好人好景刻入心底,一生难忘。同为湘人的作家韩少功说:“黄先生喜欢打趣,不愿意太正经,乐为‘浪荡汉子’,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,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。”

是啊,这绽放的水仙,也交付了永玉先生满怀的爱。

意犹未尽

沉重的蝴蝶

■贾瑞东

暴雨过后,地面被洗刷得一尘不染、平洁如新,晨风拾掇了最后一滴水渍,只剩一片褐黄的叶子留在上面。

我没在意,专心做自己的事情。但那片叶子很惹眼,本该被水冲掉被风刮走的,却粘在地上纹丝不动,有风没风它的两边都时不时翘两翘,这实在影响我的专注。于是上前想捡起来丢到远处,不待弯腰那叶子竟“倏”地腾起来了,吓我一跳,原来是只蝴蝶!

它飞得不像平常那样轻盈妙曼,有些吃力。我明白了,定是昨晚的雨打湿了翅膀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它准备歇在路边一个旁逸的枝头,但淋漓漓漓的细杆早已不堪重负成了弯弓,蝴蝶的脚刚触上,那弓便被拉长,渐成垂线,“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”的名言此时得到了佐证。眼见立脚不稳,蝴蝶急速扇动笨拙的翅膀保持平衡,一阵摇颤,枝上水沫翻飞清露四溅,释去

负累的枝条反向弹起,渐直的腰身悠悠地上下晃荡,蝴蝶身上却不再着微雨,比先前更加赘重,细软的腿载不动肥湿的翅膀,挣扎几下从枝头滚跌下来,如一枚翻滚的金币再次躺在地上。

两翅不断扑闪却无能为力飞不起来,肚腹在地上犁出一道长长的湿痕,翅膀拍出杂沓零乱的印花,如一只缤纷的水墨紫荆。也许累了,也许徒劳,它干脆停下来,耷拉的翅膀有气无力地慢张懒合,像在大口喘气,又像准备蓄力待发。

太阳出来了,草上树上闪闪烁烁,晨风袭来,抛起珠玉,晶晶簌簌。

夏天的阳光很烈,一会儿地上就有了热度。蝴蝶烘干了身子,养足了精神,储满了能量,翅膀大开大合,奋发有力,头上两根长须抖抖探试,好像内燃机开启后整个机体的颤动,贴在身上的腿脚也渐次挺立起来。

一切准备就绪,试跃两次便突然冲天而上,朝着初升的太阳,转瞬即逝。

岁月悠悠

“能84”四十年

■陈茂生

恍惚间,似躺在宿舍床上,同学鱼贯而入,“今天高数考得很简单”,惊坐而起,却是梦境。

1984年九月初的一天,上海同济支路一幢六层教学楼的某间教室里,聚集了近五十个年轻人,其中年龄小的刚满二十岁,大的已三十出头。有位长者台上宣布:你们是冶金职大“84级能源机械班”。从那刻始,这50人的岁月如同齿轮一般“咔咔”地围绕“能84”啮合旋转,迄今四十年。

时光久远,很多情景有点淡忘。但记得那些年街上硕大醒目的标语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“发奋学习、振兴中华”,那也是企业开足马力不愁市场的“黄金期”。改革开放后首届高考“秀才”毕业后当上工程师,成为众人眼中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样板和模本;灯火通明的夜校里,很多人苦读数理化学数外。在工厂“翻三班”的青年眼中,“职工大学”虽不及名牌大学那样“硬档”,但终属“高等院校”之列的“香饽饽”,只要领导批准、考试达标,就能脱产学习三年。带全薪不收学费不迁户口还有寒暑假,毕业后视同大专学历也算个“知识分子”,“哪来哪去”好好干能跻身“企业精英”了。

入学考试是在炎热的七月底,地点是上钢二厂技校。发放考卷时,教室里的紧张气氛,甚至有点悲怆。因为很多人身负“只考这趟,考不取回去做生活”的军令状。考试中途,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,后来知道是一个考生又热又紧张晕了过去,赶紧送了医务室。

“能源机械”专业的课程设置有高等数学、物理化学、力学、热力学、机械设计等等,刚看到这一串课程脑袋都有点昏昏的,其实就是捣鼓厂里那些熔炼炉、加热炉、退火炉,要热得快还要热均匀并要防氧化同时更省电,涉及电加热、热力学等复杂计算。

校门口挂着“上海冶金职工大学”的牌子,但有从新疆、广东韶关、海南岛远道而来的同学,妥妥的“全国一盘棋”大格局。学校里还有两幢宿舍楼,8人一间拥挤不堪也趣事不断。

诸位同学经历不同秉性各异,但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乃至紧张的学习压力也成了习惯。每逢考试,教室的灯要在熄灯铃响后许久才会熄灭;每次考试后仍会有人呆坐在教室里,感觉空空无所着落。当然也有“主课补考不过即退学”的“高压线”,真有一位同学带着肄业文凭回去了。

而老师大多毕业于名校,在农村、工厂几经波折,重新站上讲台后倾情教学,唯一的压力可能是因为学生来自工厂,一说现场情况会比专业课老师更熟悉。毕业设计时,先分组到各对工厂现场熟悉情况,随后开会确定方案,与导师沟通思路。随后,没日没夜画了一大堆图纸、写厚厚的设计说明书,然后站上讲台与台下几个老师面对面讲解设计思路。环环相扣,与正规院校毕业设计流程无二。

记得拍毕业证也是一个大热天,校领导轮流在好几个班级中摆着温文尔雅、矜持亲切造型,一边忙活的教务长差点中了暑。正式毕业典礼后就是班级组织的活动,热热闹闹邀请各任课老师,又咋咋呼呼在南京西路人民饭店聚餐、分发自制的同学通讯录,再到人民公园大草坪拍集体照,随后回厂了也不忘为同宿舍的外地同学提行李,到车站一一送别。

四十年过去,“能84”同学中的高级专家、教授不多,身怀独技的行家、里手不少,实践中的点滴成果证明理论上复杂艰深的公式定义,应验了“以器启道”的传统哲理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灿烂晚霞(乌鲁木齐) ■陈明松